



上海的 SHANGHAI PRINCESS 金枝玉葉

陳丹燕 著

「上海三部曲」總序

非虛構的作品「上海三部曲」寫在上海作為中國東海海岸線上最重要的舊通商口岸城市，從將近四十年的沉寂中漸漸醒來之際。我在上海舊法國租界夏季到處都是梧桐樹蔭的街道長大，但第一次理解我們多年失修的老房子，多年疏於照顧的花園不光是頹唐的城區，也是浪漫的城市象徵，竟然是從一個從台北來上海觀光的編輯的指點之下。我記得自己當時陪這位一定要看看張愛玲生活過的城市的編輯，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還借給他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我們一起在安靜的武康路上慢慢騎行，路過漆黑一團的世界小學，那是我練習合唱的地方，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上小學的學堂。世界小學旁邊的硤石小路通向了畫家陳逸飛的家。武康路是一條通向南洋公學的舊馬路，追根溯源這條路的來源，就遇見了一位 1887 年來到上海的，名叫福開森的傳教士。

從我學會騎腳踏車的 11 歲起，我有許多機會慢慢騎着一輛舊女式腳踏車，做這樣的城市漫遊，這就是「上海三部曲」的寫作基礎。16 歲左右，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單反相機和第一套暗房設備，放相機，切出相紙花邊的切紙機以及相片上光機，拍照和沖曬就是我的愛好。我想這就是「上海三部曲」會用大量照片的緣故。我熱衷於發現照片中被攝影者聚焦時忽視的細節，以及這些自然而然存在的細節闡釋出的，這張相片的意義所在。

當《上海的風花雪月》出版，正遇到了中國開始三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作為一個有着廣袤農村的國家，人們對城市的面貌和歷史，在城市生活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心靈突然有了真實的好奇與興趣，這是「上海三部曲」能保持將近三十年的暢銷和長銷的原因，自然，也是它們的運氣。《上海的金枝玉葉》與《上海的紅顏遺事》兩本傳記也是建立在《上海的風花雪月》的地理範圍裏，只是它們更關注了在那裏生活多年，並在那裏去世的人，那非凡的女人。

中國在飛速發展，上海也在飛速發展，這就是《上海的風花雪月》每過五年，都會在每個章節的末尾補記一篇的原因，這五年裏，每個章節記錄的建築，街道，人物，咖啡館，城市風物，都會有變化，有時候變化來得如此戲劇性，用滄海桑田來形容也不為聳動。讓我吃驚的，還有我寫的上海人物。二十年後，我為《上海的風花雪月》做新的修訂版，突然發現我選擇的人物和新的城市事件，從對歷史的追尋，對老一輩人精神生活的整理和呈現，變為對現狀的記錄，對小一輩人精神面貌的刻畫。以我這樣一個三十年關心這幾個街區的作家，居然也看到了歷史如何向前而去的足印。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作家最大的運氣了。

今日，「上海三部曲」的香港版即將出版，我一直相信，香港和上海同為口岸城市，心曲必然相通。就像在上海與香港，從來流傳着許多彼此城市與人的故事，這是兩個從未陌生的城市。我願「上海三部曲」在香港獲得它的知音。

陳丹燕

2025年4月 於上海



這個在磨難中依然保持着芬芳潔淨的女子，有着怎樣滄海桑田的一生？



* SHANGHAI PRINCESS *



CONTENTS



目 錄





- 012- 1910年，一歲，悉尼
那雙白色的軟底鞋
THE PAIR OF WHITE BABY SHOES,
WITH SOFT SOLES
- 020- 1915年，六歲
爹爹帶我們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館
DAD TOOK US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CALLED “SHANGHAI”
- 028- 1920年，十一歲
上海的陽光照耀
THE SUN WAS SHINING IN SHANGHAI
- 038- 1928年，十九歲
永遠的中國式服裝，永遠的英文
KEEP ON WEARING CHINESE DRESSES,
KEEP ON SPEAKING ENGLISH
- 050- 1931年，二十二歲
利西路上的大房子
THE BIG HOUSE ON LUCERNE ROAD





- 058- 1932年，二十三歲
爹爹死了
DAD PASSED AWAY
- 060- 1933年，二十四歲
燕京驕傲的女生
A PROUD STUD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
- 068- 1934年，二十五歲
分離
PARTING
- 072- 1934年4月，二十五歲
美麗的女孩出嫁了，倔強的女孩出嫁了
A BEAUTIFUL AND UNYIELDING GIRL GETTING MARRIED
- 080- 1934年11月，二十五歲
愛情故事
A STORY OF LOVE
- 090- 1935年，二十六歲
富家女子的夢想
A DREAM OF THE GIRL FROM A RICH FAMILY





- 102- 1944年，三十五歲
把微笑丟在哪裏
WHERE DID SHE LEAVE HER SMILE
- 110- 1945年，三十六歲
來得快，去得快
EASY COME EASY GO
- 116- 1946年，三十七歲
波麗安娜
POLLYANNA
- 122- 1948年，三十九歲
美婦人之月的陰面
EVEN AN ELEGANT LADY HAS HER DARK SIDE
OF THE MOON
- 130- 1951年，四十二歲
尚不知魏晉
TOO NAIVE TO FORESEE WHAT WAS LOOMING
AHEAD
- 134- 1954年，四十五歲
再次成為職業婦女
BECOMING A CAREER WOMAN AGAIN





- 136- 1955年，四十六歲
戴西穿上了長褲
DAISY WEARING SLACKS
- 140- 1955年，四十六歲
雙重的生活
BETWEEN TWO DIFFERENT KINDS OF LIFESTYLE
- 148- 1957年，四十八歲
吳家花園湖石邊
BESIDE A DECORATIVE ROCK IN HER GARDEN
- 154- 1958年，四十九歲
最長的一天
THE LONGEST DAY
- 168- 1958年，四十九歲
微微腫脹的笑容
A SMILE ON HER SLIGHTLY SWOLLEN FACE
- 180- 1961年，五十二歲
陽台上的風景
SCENERY FROM THE EVRANDA





- 188- 1961年，平安夜，五十二歲
萬暗中，光華升
SILENT NIGHT WITHIN TOTAL DARKNESS,
THESE ROSE A GLORIOUS LIGHT
- 196- 1962年，夏天，五十三歲
煤爐上金黃色的Toast
GOLDEN TOAST ON THE COAL-BALL STOVE
- 202- 1962年，夏天，五十三歲
讓我們也蕩起雙槳
LET US ROW WITH BOTH OARS
- 210- 1964年，五十五歲
沸騰的大鍋
THE BOILING POT
- 220- 1968年，五十九歲
來一碗八分錢的陽春麵
A BOWL OF PLAIN NOODLES THAT COSTS 8 FEN
- 232- 1969年，六十歲
驕傲與堅持
PRIDE AND PERSEVERANCE





- 240- 1971年，六十二歲
光榮退休
RETIREMENT WITH HONORS
- 244- 1974年，六十五歲
親愛的奶奶不同於眾
DEAR GRANDMA IS SPECIAL
- 248- 1976年，六十七歲
再婚
REMARRYING
- 252- 1977年，六十八歲
私人授課的英文老師戴西
DAISY, A PRIVATE ENGLISH TUTOR
- 262- 1982年，七十三歲
英文顧問戴西
DAISY, ENGLISH CONSULTANT
- 270- 1983年，七十四歲
它能證明「我在工作着」
IT PROVES THAT "I AM STILL WORKING"





- 274- 1986年，七十七歲
喬治歸來
GEORGE RETURNS FROM ABROAD
- 280- 1989年9月，八十歲
「我今天應該從哪裏說起？」
“WHERE SHALL I START RELATING TODAY ?”
- 284- 1990年4月，八十一歲
童年時代的咒語
AN INCANTATION FROM CHILDHOOD
- 290- 1996年，八十七歲
戴西與松林
DAISY AND SONGLIN
- 296- 1998年，八十九歲
上帝這次看見她了，成全她了
THIS TIME GOD IS WATCHING OVER HER,
REALIZING HER WISH
- 306- 跋



* SHANGHAI PRINCESS *

1910

一歲，悉尼

那雙白色的軟底鞋

THE PAIR OF WHITE BABY SHOES,
WITH SOFT SOLES

*There were two gardens, the first was what we called the Rose Garden.
At the end of this garden was a trellis which was covered with a climbing
variety of roses. Beyond the trellis was the second garden. It had a lawn in
the middle with flower beds surrounding it.*



院子裏有兩個花園，一個我們叫它玫瑰園，花園的盡頭，有一個爬滿了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邊是另一個花園，那裏中央有一塊草地，花園圍繞着它。

這是 1910 年 4 月 2 日，這一天是不是澳大利亞那些高高的樹，在陽光和大風裏落了許多葉子？那裏的雛菊是不是早已經在秋天裏凋零，就像一支古老的英國民歌唱玫瑰那樣？這是大洋洲無數秋天中的一個。可是我不能知道。

就是這個照片裏的小女孩也不能回憶起來了。

1998 年 9 月 24 日，她又看了看這張照片，伸手摸了摸照片上過週歲生日的自己，說：「這是我女兒吧？我真的不能相信這是我的週歲照片。」經歷了那麼長的生活，經歷了那麼多的風花雪月和風霜雨雪，她佈滿細小皺紋的手指輕輕摸了摸照片上小女孩像瓷一樣光滑的額頭。

那時的照相店是木頭地板嗎？那條白色的蕾絲裙子是不是窸窣窣地發出響聲呢？那時候應該還是用玻璃感光的吧？是不是需要許多時間呢？在等待玻璃片感光的那些時間裏，小女孩一直保持着這安詳和尊嚴的樣子，是不是不容易啊？這些事，誰都不知道了。開着車帶她和媽媽一起去照相店的爹爹，1932 年死於上海，那一年她已是一個美麗的少女，還沒有從燕京大學畢業。她的媽媽，1947 年也死於上海，那時她已是一個美麗的少婦，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些在悉尼卡貝爾街老宅

的事，也就永遠被父母帶走了。

在悉尼市的這家照相店裏，她穿着白色的蕾絲裙子，在照相。她富有的爹爹媽媽要給這家裏第七個孩子留一張週歲照片，為了她將來的回憶，而且也是紀念她這一生光明的開始。那個照相的大人知道是為了慶祝小女孩的週歲時，有沒有祝她長命百歲？她很胖，很安詳，她穿着白色的軟底鞋，那對着照相機的鞋底，沒有一點點灰塵，那是因為她還不那麼會走路，沒有甚麼可以將她的鞋子弄髒。當時有沒有人對她說：「笑一笑，戴西寶貝。」要是有的話，這個人是不是她的爹爹？這個從廣東中山縣出洋，靠水果生意發家，成為華人富商的人，最喜歡的就是第七個女兒，他把小女兒的嬰兒房放在自己臥室的邊上，晚上親自照顧她。這些發生在 1910 年左右的悉尼老家的事，我不可能再知道了。關於悉尼的老房子，倒是在戴西的回憶錄草稿裏得到了詳細的描寫。

大門有一個通道，通向我們家房子的前門。不過，我總是從右邊轉到花園裏，然後去後門。院子裏有兩個花園，一個我們叫它玫瑰園，爹爹喜歡花，特別喜歡玫瑰，所以我們家的玫瑰園裏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玫瑰花。花園的盡頭，有一個爬滿了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邊是另外一個花園，那裏中央有一塊草地，花園圍繞着它。

進門以後，要穿過一個長長的過道，然後就到了客廳，那是一間巨大的房間，我記得它大得足以放下兩套客廳傢具。客廳的另一邊有兩間房間，第一間我們叫它研究室。可實際上在屋子裏有一個大桌子，爹爹用來放他的相冊，裏面都是他好朋友的照片。當他們來我家做客，他們就一起看照片，然後回憶起他們早年在一起度過的日子。

在那裏，我們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在廚房裏吃的，可晚餐要到餐室裏吃正餐。我們家的規矩，正餐是西式的，因為我們的女傭是澳大利亞人。

不過，這些描寫被戴西放在了對 1966 年 12 月她和她的兒子中正被趕到亭子間裏住，他們發現那間小屋子的屋頂漏了的記述以後。關於「文化大革命」初他們遭受的暴力，冬天時被淨身出門的境遇，戴西在回憶錄裏點點滴滴地寫着，即使是在紙上，我還是能感到她回憶時的痛苦，她幾乎不能完整地表達，說得那麼片斷和勉強。然後，換了一行以後，馬上從 1966 年逃向 1910 年代，回憶起童年時代的老房子來。也許對戴西來說，那棟老房子是她一生中最安全、最好的地方了吧。

那時，誰也看不出，這世界到底會有甚麼能威脅到她。

那一年，她周圍的人，對她抱着對一個孩子祝福的心情。這出身富家、健康漂亮的小孩，會有可以想像到的美好將來。

也許當時誰也無法想到，在 1971 年她退休以後，會獨自住在一間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間裏，她的家產早已被悉數充公，她靠自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幣的退休金生活，即使是在 1971 年，它們也只夠她買最簡單的食物。冬天，亭子間裏連她呼出的空氣都會很快結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門口，希望鄰居家朝南的窗子吹過來的南風在路過他們的房間以後，能吹到她這裏來。

1998 年 9 月 25 日黃昏，她在上海的自己家裏安然去世，是上海紅十字會和上海醫科大學來拿走了她的遺體。因為在 1985 年她立志願書將自己的遺體無償捐獻給紅十字會，所有的眼角膜、骨頭、臟器，包括有病的心臟和肺，並且不留骨灰。那一年，她兒子一家已去了美國，她的第二任丈夫戴維·汪去世已經兩年，她八十九歲。

1998 年秋的傍晚，紅十字會的車子帶着她已經生活了九十年的身體最後一次路過上海的一些街區。1918 年時她跟着全家來到這裏，那時她甚麼也不知道，跟小朋友解釋的時候，她說：「爹爹要帶我們全家到一家叫『上海』的餐館裏去吃飯。」這不是她出生的城市，也不是她的故鄉。1949 年以後，絕大多數家庭成員都離開這地方，她留了下來。1969 年她被送到崇明島勞動改造，被別人叫做「外國老太婆」。而 1990 年時，她回到澳大利亞自己的出生地，又回到上海，去到美國，又回到上海，她把自己的身體作為最後的禮物送給了這裏。澳大利亞駐上海的總領事，作為她故鄉的代表來向她告別。

她的葬禮就在醫學院的解剖實驗室裏舉行。

她就睡在大圓盤子的無影燈下。明亮柔和的燈光照着她的臉，被剪短的頭髮下露出了寬的額頭，就像一歲時候那樣。當九十年的歲月之水流過以後，她的容顏在一歲照片上就已經出現的那種安詳和尊嚴，還像水底的小石頭一樣濕漉漉地留在那裏。無影燈邊上的天花板是一些大玻璃，上課的醫科學生們就將站在大玻璃前看老師如何解剖她的身體，他們會在意她臉上的那種神情嗎？

在她的葬禮上，代替哀樂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她穿着生前最喜愛的中式黑色立領小襖。她已經有六十年沒有再穿西式衣服了，她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應該穿自己的衣服，就是在 1920、1930 年代她最富有、最年輕、最美的時候，她也是穿着中式的衣裙。葬禮上來了僑務辦公室的官員，他們抱歉地說直到她去世，他們才知道她是幼年從海外回來的華僑，因為她從來沒有說過。

綠色的方格子瓷磚牆被三十六個用鮮花做的花圈蓋住了。小小的冰涼的房間裏充滿了鮮花的氣息，並不是香氣，而是那種已經被剪下來的生命的臨近死去的喘息。許多白色的百合花，那是因為它的潔白和優雅很配戴西；許多的雛菊，小小的，安靜的，張開着沒有設防，那是因為她生前非常喜愛雛菊，她的名字戴西，在英文裏也就是雛菊的意思，她和這種花同名。鮮花圍繞着她和她的照片。

在 24 日下午，我去看她，帶去一束白色的玫瑰，她用清水把花供在綠色小櫃子上，那是很少的幾件在 1966 年被掃地出門的時候從家裏帶出來的傢具，一直跟着她。她整理着花，她說：「你知道，我總是喜歡花的，它們多麼漂亮。」那天她也很漂亮，她新燙的頭髮，雪白的短髮。這是她的最後一個黃昏，白色的玫瑰在暮色裏像一小團雲。那天她會想到在澳大利亞的老家院子裏，她爹爹種過的那些 1910 年的玫瑰花嗎？她也是一個愛鮮花的人，像她的爹爹一樣。

在最後的日子裏，她有時說她能看到一些灰色的人形在房間的天花板上漂浮着，她並不害怕它們，可她知道這是一些靈魂。也許是她的親人們的靈魂吧，他們來接她了，就像她一歲的時候，他們開着車，領她到一家照相店裏去照相一樣，現在他們要接她去團圓的地方了。

* SHANGHAI PRINCESS *

1915

八歲

爹爹帶我們去
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館

DAD TOOK US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CALLED "SHANGHAI"

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taking her Mom and elder sister to the Opera. They dressed up so beautifully for those occasions and there was always a box of chocolates. At that time, she was a young girl who felt that there would be numerous opera and boxes of chocolates waiting for her in the future.



她回憶了小時候看着爹爹帶着媽媽和大姐去看歌劇的情形，他們打扮起來，是那麼漂亮，還總有一盒子巧克力。那時她是個覺得長大起來會有一路的歌劇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1989年9月，戴西離開上海，去美國看她的兒子中正一家，同時她也去看了分離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獄，被判必須向政府退還六萬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有國外親人寫信，請他們寄錢回來，幫她家還賬。她把信寫好，交給政府過目。寄出去那麼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個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從前她借給沃利的錢。1963年，戴西去學校教英文，沃利還從美國寄來了許多英文教學方面的資料和最新出版的詞典。而「文革」以後，他就再也沒有了消息。

而在從前，沃利總是戴西的領袖，他總是為戴西出各種各樣的主意，在全家從悉尼遷往上海的日本郵船上，他們玩了六個星期的「跟着領袖走」的遊戲，沃利的領袖地位在那時候就確立了。小時候禮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給每個孩子一個便士，讓他們自己投到奉獻箱裏去，沃利教她用半個便士去買一個冰激凌筒吃，把找下來的半個便士給奉獻箱。

在全家離開澳大利亞時，爹爹媽媽又帶他們一起去照相，那時戴西已經長得高過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來，不讓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裏，他們是最要好的。